



船

琼瑶
(台湾)

船

(台湾)

琼瑶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船

作者：(台湾) 琼瑶

责任编辑：那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237 千

印张：11.5

插页：2

版次：199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489-9/I·488

定价：5.2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全集自序

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到今天，已经足足过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时，真不相信，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就在我的涂涂写写中悄然而逝。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喜怒哀乐，我的“写作”，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条主线。在我沮丧时，我会逃遁到写作里去，当我欢乐时，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，当我寂寞时，我用写作填补空虚，当我充实时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笔来，写出我的感觉……因而，这漫长的二十六年，我虽然偶尔会蛰伏、会休息，却从不曾真正停止过写作。就这样，细细数来，从《窗外》开始，到《我的故事》为止，二十六年来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书。

去年年初，因为开放大陆探亲，我有幸在离乡三十九年后，首次回大陆。到了北京，发现我的四十几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乱七八糟。当时，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作品。返台后，又因为有好几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涛，就决定借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换版本形

式，统一编排，出版这套《琼瑶全集》。

因为时代已经不同，出版品也随着时代进步，现在的纸张、字体、编辑、版本形式……都远胜以往。再加上，我过去的作品，有的书太薄（如《月满西楼》），有的书太厚（如《幸运草》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松，有的字体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调整。作品内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《六个梦》一书中，居然有七个故事，这是件挺荒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个故事，还原成“六个梦”。又例如，《月满西楼》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书，总觉分量不够，现在，加入另外几部中篇，重新结集。

在我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别的是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这部书严格说来，是一部我自己“残缺的自传”，有“童年”部分，缺掉了成长以后的过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将此书重新写过，把我成长以后的部分补齐，改名为《我的故事》。这部书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因而，四十四部书，经过整理后，变成四十三部。至于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中的散文部分，以后，可能会汇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专辑。

当然，重新编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书，错字别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机会，全部修正。这样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们总算开始了这件工作。在重选封面，重选字体，重选版本形式……的时候，

我虽忙碌，却也兴奋。过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重新编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种“重生”吧！

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，也从来不曾自满过。每次出书，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读者的考验和时间的考验。现在，在“全集”出版前夕，这种情怀，仍然强烈。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写出的每部书，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尽管书中常有“轰轰烈烈”的感情，那也只是“平凡人”的感情。

且让我把这套《琼瑶全集》，献给全天下平凡的和不平凡的朋友们！

琼瑶写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于台北可园

一九五三年，圣诞节。

夜晚的空气清清凉凉，细雨轻飘飘的、不着边际的洒着。柏油路面被雨洗亮了，浮漾着灯光和人影。一幢天主教堂高耸的十字架上，垂下两串明明灭灭的彩色小灯泡，装饰而点缀了夜。另一幢西式洋房里，蓓蒂佩姬和桃乐丝黛正在唱盘上高歌，乐声泄出了门窗，夹杂着无数的欢笑和叫闹，把冷冷的夜唱活了。

纪远不慌不忙的从街道上踱了过去，咖啡色的皮夹克上映着水光，浓密而略嫌零乱的黑发湿漉漉的。带着几分闲散，他满不在乎的踩进地上汪着雨的水潭中，那泥泞的脚和它的主人一样，有着特有的洒脱和满不在乎的味道，用充满自信和优越感的步伐，稳定的走过大街，转进一条宽宽的巷子。

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，他寻找着纸条上所写的门牌号码。终于，他停在两扇朱红大门的前面，望了望那占地颇广的围墙，和门上挂着的“杜寓”的牌子，他伸手按了门铃，靠

在门柱上等待着。

门开了，一个装束得很整洁的下女好奇的打量着他，透过门内的走道和不大不小的花园，纪远可以看到里面灯烛辉煌的房子，和大厅前悬满彩色小灯泡的回廊。花园中显然也经过一番布置，一棵棵冬青树上全悬着小灯，连扶桑花的枝丫上，也拖着长长的彩条。屋内人影幢幢，笑声洋溢，随着人声笑语，大鼓、小鼓、大喇叭、小喇叭……的乐声也涌了出来。纪远跨进大门，不自觉的感染了那份欢乐气息，而微笑了。

“先生，你找谁？”整洁的下女，用一副怀疑的神色问。

“杜嘉文，”纪远说：“在不在？他请我来参加晚会。”

“是的，从这边走。”下女指着走道和大厅，一面望着纪远泥泞的裤管和湿淋淋的衣服，奇怪着这是从什么地方跑来的客人，像来自荒野，周身都带着泥土味。

纪远抛开了小下女，大踏步的走过走道，跨上台阶，回廊上正有一对年轻男女在依偎谈心，都不由自主的把眼光调过来望着他。他径自走向大厅，推开了玻璃门，跺了跺脚，把鞋底在鞋垫上擦了擦，还没有跨进大厅，已经有个人直冲了过来，一把抱住纪远的肩头，欢呼的大嚷着说：

“好呀！纪远，你总算来了！”

“够朋友了吧！嘉文？”纪远笑着说：“你别碰我，浑身都是泥。我刚从山上下来，回到家里，看到你留的条子，左一个‘立刻’，右一个‘立刻’，害我衣服都没换就跑来了！”他打量了一下大厅里面，打了蜡的地板光可鉴人，四壁悬着无数的小吊灯，沙发和椅子放在屋子的四周，中间空下来当作

舞池，大约有十几对客人正分散在大厅的各处，他的出现显然引起了全体的注意。他望望自己，笑着说：“我这副样子怎么进来，不怕弄脏你的屋子？”

“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？还不赶快进来！都是咱们同学，你认得的。”杜嘉文喊着说，不由分说的把纪远拉了进来。杜嘉文是个白皙而颀长的青年，看起来文质彬彬，和后者那微褐色的皮肤，粗犷而带点野性的神情正成了反比。他那身漂亮的铁灰色西服和深红色领结，更和纪远敞开的皮夹克，以及夹克里面套头的毛衣成了更鲜明的对比。纪远站在门内，微仰着头，依然带着他那满不在乎的微笑，环视着室内的人。

“嗨！纪远！你失踪三天，居然还魂了！”又一个瘦瘦长长的青年跑了过来，顺手把一杯饮料递给了纪远：“山上怎样，打到獐子没有？”

“打到许多新鲜空气！”纪远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整齐的黑牙齿，使他那多棱角的脸显得柔和了许多。“这次运气不好，碰到下雨天，野兽全躲着不肯出来，追一只野猪追了一夜，也没打着。胡如苇，你真对打猎有兴趣，改天和我一起去怎么样？”

“好呀！你别说了不算数！上次你就说要和我一起去，结果还是偷偷的溜了。”胡如苇噘了噘嘴，那原来就显得孩子气的脸庞就更孩子气了，两道眉毛长得太近了一些，猛看过去成了个一字，有股天生的滑稽相。

“不是不和你去，是怕你猎不着野兽，等会儿被野兽猎走了，我对你父母交不了帐！”

“什么话！”胡如苇大叫：“欺侮人嘛！”

又有几个相识的同学围了上来，男男女女都有，纪远被包围在核心，这个一句，那个一句的询问他打猎的情形。他握着杯子，不慌不忙的答复着，谈笑着。室内原有的热闹空气全转了方向，这个刚从山上下来的狩猎者成了所有客人注目的对象。一个少女推开人群，莽撞的冲了过来，像从地底冒出来一样，突然的停在纪远的面前。拉着杜嘉文的袖子，她大声的喊着说：

“哥哥，你不给我介绍！”

纪远有一秒钟的眩惑，面前的少女有种与生俱来的，令人心跳的力量。两道过分浓黑的眉毛底下，是对飞舞着的长睫毛和炯炯迫人的黑眼珠，一件黑色套头毛衣，紧裹着成熟而挺拔的身子。红色的缎质圆裙上，缀着无数小银片，迎着灯光闪闪烁烁。一头野豹，应该是不太容易驯服的！纪远迎视着对方肆无忌惮的视线，不由自主的又微笑了起来。

“哦，真的，纪远，我该给你介绍一下。”杜嘉文笑着说：“这是我妹妹嘉龄，外号叫小野猫，会咬人会抓人，我劝你少惹她！”

“哥哥！”嘉龄警告的喊：“你当心！”

“我当心什么？”杜嘉文翻了翻眼睛：“我又不追求你，挨不上你的爪子。”

“你要不要试试看？”杜嘉龄挑起了眉毛，转身就向她哥哥扑去，杜嘉文一把拉住她，急急的说：

“别！别闹，嘉龄！给纪哥哥看着笑话！”

“纪哥哥？”嘉龄站住了，眼光又调回纪远的脸上，对他

上上下下的打量着，仿佛一个画家在打量他的模特儿似的。然后点点头，对纪远一本正经的说：“我不叫你纪哥哥，我叫你纪远，我从不叫别人什么哥哥，又别扭又肉麻，你也千万别喊我什么妹妹，否则，我浑身的汗毛都会立正，你可以叫我嘉龄。”

“好吧！嘉龄。”纪远微笑的弯弯腰，嘴边有一抹难以察觉的嘲弄意味。

“纪远，”嘉龄凝视着对方，眼睛中闪烁着好奇。“我早已知道你了，哥哥成天就谈你，你的打猎啦，外交手腕啦，吹牛啦，跳舞啦……好像你是个万能之神似的，我早就想看看你有些什么苗头了……”

“好了，纪远，”杜嘉文说：“你找上麻烦了，当心我这个妹妹出题目来难你，她的跳舞是有名的，而且，她有个好歌喉，你们等会儿可以表演一个男女对唱。现在，跟我来吧，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。”

说着，他拉住纪远，把他从人群中拉了出去。唱机上，不知是谁换上了一张《维也纳的森林》，于是，一部分的人又恢复了跳舞，室内重新喧嚣而活泼了起来。纪远出现所造成的短暂混乱又重归于平静。杜嘉龄迅速的卷进了舞池，和胡如苇翩翩起舞，圆裙子旋转得像只大彩蝶。

纪远跟着杜嘉文走向一扇落地窗的前面，在那儿，放着一棵高高的圣诞树，从树顶到下面都缀着小灯泡和星星、铃铛、小球等饰物，布置得华丽无比。树底下，堆满了一包包大小不等的圣诞礼物，有个长头发的少女正蹲在树下，在每包礼物上贴上标签。

“等一下我们有个交换圣诞礼物的节目，”杜嘉文说：“用抽签的方式，谁抽到几号的就拿几号。”

“糟糕，你可没向我说明要带圣诞礼物，我两手空空的来，怎么办？干脆我也不抽签算了。”纪远说。

“我已经补了一包礼物进去。”地上的少女盈盈起立，轻轻的插进来说了一句。

纪远望着面前这个女性，用不着杜嘉文介绍，他也猜得出来她是谁。一件合身的黑色旗袍，修长而略嫌瘦弱的身子，披肩的长发，和那对若有所思的眼睛。杜嘉文不止一百次把她的照片拿给他看，更不止一百次告诉他关于她的种种。

“嗨！”纪远不等介绍，就招呼着说：“我猜，你应该是唐小姐。”

“不错，”对方笑了。“你是纪远。”

“我是纪远，”他再点点头：“你是唐可欣。”

“这样比叫我唐小姐好得多。”她微笑的说，“你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。”

“是吗？怎么不同？”

“你没有我想象中漂亮，却比我想象中更富有个性。嘉文总把你形容成一个四不像的人，一会儿是花花公子，一会儿又成了流浪汉，一会儿是武夫，一会儿又成了书生。”

“他本人就是这样，”杜嘉文在一边笑着说：“可欣，你别忙，等你认识他深一些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说的一点也不错。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怪人，不能用常理推测。”

“嘉文喜欢帮我吹牛，”纪远望着唐可欣说，后者带着笑的嘴角有一抹温存和亲切，那朦胧的眸子却是飘忽而难以捉

摸的。“不过，你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一样。”

“你想象中的我是怎样的？”

“和我所看到的一样美，一样好。”

那微笑消失了，朦胧飘忽的眸子转为清晰，这张脸忽然变得冷淡和疏远了起来。她点点头，用种世故而客套的语气说：

“谢谢你的赞美。”然后，她转向杜嘉文：“我要去洗洗手，满手都是浆糊。有件事先和你打个招呼，湘怡要在十点钟以前回去，你最好到时候送她一下，她回去晚了又要看哥哥嫂嫂的脸色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，我让胡如苇送她回去。”

“胡如苇？”可欣笑笑：“胡如苇全心都在你妹妹身上。”

“嘉龄？不可能！她还是孩子呢！”

“十八岁了，还是孩子？”可欣嫣然一笑，转身走到后面去了。杜嘉文目送可欣的影子消失，解释的说：

“湘怡是可欣最要好的同学，就是坐在那边沙发里穿绿衣服的那个。本来，我们想把她介绍给胡如苇的。”望了望纪远，他重重的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你觉得可欣如何？”

“好极了，”纪远顺口说着，搜索的望着舞池里旋转的那条红裙子。“你的眼光和运气都不坏，什么时候订婚？”

“寒假里，可能阴历年前后，预备大大的庆祝一下，你当然要来。”

“如果我不在山上的话。”

“那么冷的天你还要爬山，什么瘾？”

“冷天爬山才够味呢，想到合欢山赏雪去。”

杜嘉文注视着纪远，后者那宽阔的额角下，藏着一对令人永远看不透的眼睛，他漂亮吗？并不。但他浑身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，不止吸引女孩子，也吸引男孩子，吸引任何和他接近的人，或者，是由于他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，时时刻刻，你会觉得那生命力像喷泉般从他身体里涌出来。使人不知不觉的在他的干劲所左右。握着纪远的手臂，杜嘉文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了解你的生活方式，纪远。”

纪远微微一笑，把眼光从飞舞的红裙子上调到杜嘉文的脸上，他由衷的喜欢嘉文，喜欢他的憨厚和那种与生俱来的温文儒雅。如果说嘉文有什么缺点的话，那就是太漂亮了一些，漂亮得稍带着点脂粉味。但是，他待人的热情和坦率又弥补了这不算缺点的小缺点。在学校里，杜嘉文始终是教授们另眼相看的对象，也是女同学暗中倾慕的对象。纪远望着他那清秀的两道眉毛，和挺直的鼻子，暗中自思，如果他是女孩子，可能也会爱上嘉文，唐可欣何其幸运，这样好的未婚夫，还有——他下意识的打量了一下室内布置——这么好的家世。

“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和他的背景有关，”他淡淡的说，伸手去触摸窗子上垂下来的一串银色的纸穗。“你和我的背景太不相同，你有个温暖的家庭，还有很正常的恋爱及稳定的生活。我呢？必须自己去找寻——”他停住了。

“找寻什么？”

“找寻什么？”纪远重复了一句，背脊靠在窗棂上，嘴角浮起一丝自嘲的笑。“找寻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

——”他眯起眼睛，有一团轻雾从他眼睛中飘过去。“一些使我能够安宁下来的东西。”

杜嘉文再摇摇头。

“我还是不了解你。”

“你慢慢的会了解，”纪远说。音乐停了，一支新的舞曲正放了出来。“人就是这样，有的人一生都在找寻中，而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。”他笑了，注视着前面，脸色突然变得生动而明朗起来：“你妹妹来了，她年轻得像一朵迎春花，活跃得像一簇跳动的蓝色火苗——”目视着那卷过来的红裙子，他又低低的加了一句：“如果燃烧起来，会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真的，那火苗已经窜到了纪远和杜嘉文面前。毫无顾忌的，她一把抓住了纪远的手，嚷着说：

“你不是跳舞专家吗？只管站在这儿干什么？来！希望你的舞跳得和你爬山的技术一样好！”转头对着她的哥哥，她又抛下了一句：“哥哥！你这主人怎么当的？冷落了湘怡，当心可欣怪你！”

说着，她已经把纪远拉入了舞池，这是个快节奏的“吉特巴”。纪远说：

“你不怕我身上脏？”

“脏？哈！”嘉龄喊：“没有男孩子是干净的！”

于是，一阵旋转跟着一阵旋转，舞池里飞动着闪烁的红裙子。音乐淹没了她，旋律支配了她，轻巧的步伐，灵活的身段，转，转，转！一舞既终，嘉龄大大的喘了一口气，瞪视着含笑而立的纪远：

“你！真有你的！”

“你也不错!”纪远说。把嘉龄带向沙发旁边。在那儿，嘉文正和一个梳着辫子的少女坐在一块儿攀谈。那少女有张苍白的脸，大眼睛怯生生的仰望着他，看起来却是楚楚动人的。

“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纪远。”嘉文说：“这是郑湘怡小姐，可欣同班同系的同学，师大史地系的高材生。”

“郑小姐。”纪远弯了一下腰，顺势坐了下来，看着辫梢的黑蝴蝶结，和那件陈旧的绿毛衣及绿裙子，交叠着的双脚，和一双后跟已泛白的平底黑皮鞋。“怎么不跳舞?”他笑着问。

“我——不大会跳。”湘怡低低的说，带着拘谨和不安。

“你应该学!”嘉龄插进来嚷着，不由分说的拉住湘怡的手：“来!让我教你!”

“不，不，别闹，好妹妹!”湘怡央求的说。“你看，那些男孩子们在起哄，准是要你去唱歌，你去表演一个吧!”

真的，那些男孩子们聚在一起，不知道在商量些什么。接着，胡如苇就被抓到人群中间，硬给扣上了一顶纸做的尖帽子，身上披了许多彩色纸条，拿着一根长长的拐杖糖，被推了出来。摇摇摆摆的，胡如苇晃了过来，在嘉龄面前一站，举着拐杖，蹙着他的一字眉，像个小丑般立定，又敬了个滑稽兮兮的礼，说：

“鄙人奉全体来客之要求，请我们今晚的公主——杜嘉龄小姐表演一曲独唱!”

说完，他又夸张的鞠了一躬，那顶活摇活动的帽子就掉了下来，他慌忙伸手接住，谁知帽顶上不知是谁放了一小纸

杯的果汁，这一下，果汁倾倒，弄了胡如苇一头一脸。所有的来客都哗然大笑大叫了起来。杜嘉龄就在笑声和闹声之中，被簇拥到房间的正中。一时，掌声雷动，杜嘉龄笑吟吟的站着，略一沉思，就高歌了一曲英文的“亲爱的约翰”。唱完，大家都怪叫了起来，拍着手，大喊着：“再来一个！”纪远斜倚在沙发上，望着那被群众所包围的少女，嘴边不由自主的又浮起了他惯有的微笑。

“她的歌喉真不错，是不是？”

他身边有个女性的声音在问，他回过头去，唐可欣不知何时来到他的身边，正含笑望着他。

“嘉龄对功课没兴趣，”她继续说：“她应该去学声乐。”

“不错，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女歌唱家。”纪远泛泛的应着。

嘉龄显然再不唱一个歌，是不能脱身了，但是，更显然，她也不想脱身。拍了拍手，她高声的说：

“好了！好了！我再唱一支歌，这支歌是你们都没有听过的，题目叫《船》。”

纪远觉得身边的唐可欣震动了一下，他诧异的看过去，唐可欣正把手里的杯子放到小茶几上，一面站起身来走开。当她起身的一刹那，纪远注意到她微锁的眉头，同时，听到她低低的一句自语：

“她不该唱这一支歌。”

纪远不解的调回眼光，望着屋子中间的杜嘉龄。大家已经安静下来了，嘉龄微昂着头，清晰而婉转的唱了起来：